



赵飞鹏 著

子午镇

Z
I
/
W
U
/
Z
H
E
N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Z
I
/
W
U
/
Z
H
E
N

☆ 赵飞鹏 著

子午镇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子午镇 / 赵飞鹏著. -- 北京 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153-2220-9

I. ①子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
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6953号

责任编辑: 彭明榜 孙梦云

插图剪纸: 官林

书籍设计: 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5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mm × 1000mm 1/16 20.5印张 229千字

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我们都是施害者

我们都是受害者



冉游回

有时冉老头出门，“王朝”“马汉”就在后面一摇三晃地跟着，路人见了好奇地问：“这是鹰……鸭……鸬鹚啊！”邻居们看着便眉开眼笑地奉承他：“冉老头，你比市长还风光！”



虱子

流氓皱着眉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爱看历史方面的书，拿破仑、刘邦、朱元璋的传记我都读过，《水浒传》也翻过，搁古代，我早就拉一帮人替天行道了，娘那脚，生错了时候，现在到处都是人，也没地方落草为寇！”



白繁荣

白繁荣笑了说：“他谁都离不了，就离得了我。哪像你老公，天天车接车送，我连个自行车接送的待遇都没，哪日要是闹一闹，他那驴脸一板，恨咧咧地说，你没长腿？想听他说句好话，用你那话说，白求恩他哥——白毬想！”



老高

老高吓了一跳，看着她披头散发的样子，没想到女人说出这样的话，嗫嚅着说：“这……唉，我是个老头子，有啥好的……”“就是好！”女人狠狠地说。



罗红锈

罗红锈木糊着脸，翻了翻牛蛋似的眼睛，一边展平手中脏兮兮的钞票一边说：“你跟钱有仇啊？一锤子买卖谁管谁，你嫌钱扎手我不嫌！”



田紫云

紫云站在我的面前，好像一本飞机座椅靠背里被翻卷的杂志，她面色苍白，厚厚的粉底也遮不住疲倦的眼袋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给人一种过期的感觉。

目录

- 水 黾 / 001 冉老头撑着划子船，好像滑行在一面平整的镜子上。
- 虱 哥 / 019 荷尔蒙的气息包裹着流氓，他的四周，激荡着青春的朝气和甜蜜的恋情。
- 瘦 手 / 063 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小荣半年后会在来信中跟我说：“就是，我们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”
- 流 沙 / 121 老高从家里出来后就下了河，有在河里洗澡的人看到老高领着女人跑到河中央最高的一个桥墩上。
- 沸 水 / 169 她抓着一摞信坐到垃圾桶边，看一封撕一封。那时的她多么清纯啊，第一次谈恋爱找的就是张现金，而他不过是电视台的一个穷摄像。
- 爱 妃 / 255 与紫云分开后多年里，每次听到《心太软》，我的脑海中立即就闪现出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境。
- 干燥花 / 297 麦若英脸上的羞红渐渐消退的时候，就开始反当起了心事。
- 后记 / 311

水 龟

清冷的河面上没有一丝风，冉老头撑着划子船，好像滑行在一面平整的镜子上。镜子尽头的河岸上，散落着一滩滩大大小小的黑斑，那是顽劣的孩子烧荒后留下的痕迹。再远处，目力尽头的上游，是一片灰苍苍的树林，已失却了夏季的蓬勃碧绿，只剩下枯寂的枝杈，好似落了一层灰，没有一点生气。即使再贪嘴，白河两岸的渔民们也不会在这深秋季节下河捕鱼的，河水扎骨头凉，又清又瘦，是不会有大鱼的。不像夏天，动辄暴雨如注、河水汹涌，浑黄的泥巴汁水会将上游水库里的野生鱼裹挟下来，洪水退去，简直一河都是人，一扇又一扇甩出去的渔网，

好似一朵朵快速绽放的黑牡丹，人人腰后的鱼篓里都是沉甸甸的。水清了，人们又下河洗澡祛暑，河下黑了白天不断人，热闹得像集市。然而一过霜降，河滩上最后一片柳叶飘落后，河里人毛也难见一个，就连平常最多的水蛇蛤蟆也钻进岸上枯黄的草地下冬眠了。刚才在岸边从自行车上卸下鸬鹚双体船后，他还专门试了试水温，凉气顺着手指尖沿着胳膊一直传导到心窝里。冉老头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撅着屁股把小划子推下了水。

他转头望望，黑黑的自行车仍在那里，如同一匹安静低头吃草的马。蹲在岸边的时候，他清楚地看到了水底横七竖八躺着的柳叶，翠绿的叶子已成了暗灰色，接下来的整个冬天，它们都是这样，还可能被冰面覆盖或者冻进冰层里，明年春天冰凌融化，河水涨起来时，它们才会分解消散，变成柳树梢上的嫩芽，再长出来。河水清晰地映出冉老头凹陷的脸颊和额头深刻的皱纹，他将干枯的手指从河水里抽出来，呆呆地看着自己暗黑的影子，那个生机勃勃的少年，仿佛一转眼就成了个老朽的家伙。浑黄的眼珠又瞅向水深处，一层落叶之上是一块积满灰沙的石头，没有绿苔附着它，也没有草鱼苗儿警惕地摆着尾巴在旁边游来游去，下面自然也不会藏着小蟹。一层忧虑袭上心头，他担忧，这么清的水，恐怕很难有鱼。冉老头拄着篙停下小船，茫然地望着四周寂静的水面在寻找什么。突然，不远处平静的河面破了，钻出一个黑脑袋，继而整只鸬鹚就坐在了水面上，兴奋地东张西望，尖嘴巴下的嚟袋里鼓囊囊的，它昂起头，急切地想把喉咙里的东西咽下去，可扎在脖子上的红绳子阻挡了它。距离它四五米外，又冒出一只尖嘴巴的鸬鹚，头顶一绺白绒毛，嚟子却是瘪的，它只是出来透口气，屁股撅起又一头钻进水里。冉老头心里甜甜的，他抽起竹篙，淌着水的长篙有节奏地敲击着船帮，

一圈白胡子茬的嘴巴里发出连续的噜噜声，那只脖子一圈白毛的鸬鹚不情愿地潜进水里，再露头时已近在眼前。冉老头将竹篙伸向鸬鹚，它两只肥厚有力的脚蹼攀着竹篙便站在上面，冉老头握紧长篙，用力将它端到小船上，竟累得气喘吁吁。他将竹篙使劲别在船底的河沙里，蹲了下来，这个饥肠辘辘长嘴巴的家伙一次次仰脖，想将嘴里的东西吞下去，急得脖颈都憋粗了。冉老头摸着它湿漉漉的头安抚说：“急什么，‘马汉’，一会儿有你们吃的，都是你们的！”说着握定它的脖子用力一挤，鸬鹚张大了嘴巴，一条小孩手掌大小、红眼睛的鱼和一只长白条滑落到船舱里，冉老头瞧着一动不动死在舱底的两条小鱼说：“还以为啥呢，这东西叫‘眼药瓶’，味道苦得很，以前逮到了都要扔掉的。”“闲了一年多，这吃饭的本事有些生疏啊，再下去看看吧，你瞅人家‘王朝’，一点都不偷懒！”他自言自语和鸬鹚聊了会几天，便用竹篙尖频繁点着水面，掀起雪白的浪花，“马汉”如同得了将令，扑扇两下翅膀，蛇着脖子跳下小船，就见一个黑影直直钻进青暗的河底不见了。

天空湛蓝湛蓝的，断断续续漂着几朵扯稀了棉絮一样的云彩，太阳不知哪里去了，清静的河面上是高天里白云没有颜色的倒影，冉老头眯起眼睛望望天，又看看脚下的水面，似乎有些头晕，他连忙盯着对岸陡峭如断崖的沙河堤看了一会儿，才止住眩晕。两年前大病一场后，他落下不少后遗症，平白无故两只手就会颤抖，还添了抽烟湿烟嘴的毛病，好像口水不断的婴儿，他索性戒了烟。远处那立陡的护堤年年坍塌，堤坝上的一片开阔地要被河水吞噬完了。小时候，那片平整的草地一到春天就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，每逢春上四月，他便与小伙伴过河去那里剜黄黄苗和抽茅芽。黄黄苗的根熬茶能够去火，茅芽尖可以生吃。形似

细长毛笔尖的茅芽极易与草叶混淆，需弯腰仔细辨认，找准了轻轻一抽即拔出来，剥开皮，里面包裹的叶肉嚼起来滑腻爽口，过了那个时节，茅芽抽穗开花便老了，此时再吃，如同柴草一般难以下咽了。如今，那片记忆中常常盛开着鲜花的草坡已经后退成空荡荡的河面，但冉老头知道，悬崖下那片泛着亮亮白光的水面是块野游的人都不敢去的深水区。前几年，趁着两岸修公路管理混乱，柴油机在那里噔噔响了半年多，伸到河底深处的传送带，吸出了大颗粒的粗砂，人们榨干了白河的最后一滴油。那些地洞一般的沙坑深处温暖的水里，说不定藏着大鱼。

冉老头决心去那里碰碰运气，他弓腰奋力撑了几篙，小划子船在水面上轻盈地滑翔，“王朝”“马汉”追逐着小船，脖颈上细腻的羽毛闪烁着锦绣的光。当鸬鹚船驶过河中央浅水里的一截黑影时，冉老头明白他又经过了那个与他一样受熬的旧木桩。这根似乎永远也沤不烂的松树干立在河底，不知刮破过多少打鱼人的网，有人说它是“定河神针”，但冉老头清楚，它其实是早年的一尊老桥墩。在钢筋混凝土的白河大桥修筑起来之前，河上只有一架贴水而建的矮木桥，传说还是红军搭造的，桥身结实异常，深埋河底的桥墩全是两人合抱粗的松树干，桥面铺满废弃的枕木。站在这瓷实的枕木桥上，可以看到透亮的河水里净是扫帚那般长的野生大鱼，游来游去，悠闲地如同现在公园假山池里的锦鲤。那时人们似乎不爱吃鱼，也许是缺乏捕鱼工具，但冉老头的爹就用锋利的铁锹砍中过一条。那是个七八斤重的草鱼，伤口在头上，半只鳃盖都掉了，也许是昏了，泛着白肚漂在水面上。爹跳下河将大草鱼扔上了炙脚的木桥，又攀着吸满螺蛳的光滑桥墩爬上来传授经验说：“只要看见河里有黑影子，像一团会动的水草，忽东忽西，忽左忽右，那准是鱼群！”“叉鱼时要略偏一点，对准就砍不中了！”“为啥啊？”他

看着那失了鳃壳子，里面层层叠叠红鳃一张一合的草鱼问。“记住就中了，话恁多！”爹有些不耐烦，他还要“好事成双”再砍一条，就让儿子把鱼运回家养在洗澡盆里，明日集上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幼小的冉老头脱下身上的线衣裹着草鱼，吃力地抱在胸前，不防半路上昏厥的草鱼苏醒了，一个弹腾，尾巴扫着脸，他一个趔趄扔了它，脱了手的草鱼在沙土地上弹腾着，拍得地面山响，眼见就要滚到河里了，他赶忙扑上前去，用身体压住了生命力顽强的草鱼，鱼肚子里仿佛装了一根力道强劲的粗大弹簧，撞击得他胸口生疼。气歪了鼻子的小冉老头将沉重的草鱼在沙地上翻滚起来，忍不住还踢了两脚，地上散落不少指甲盖大小的鳞甲，草鱼身上裹满沙土，它终于服帖了，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。他扛起这条半死不活的大草鱼回家去，就像肩上压着半扇软乎乎的猪肉。爹以后每次提起这件事就会说：“他竟然把那条草欢给踢死了！哈哈。”爹一共说过几十遍。

一弯干枯的芦苇孤零零露出水面，好像一支伸出来求救的手。冉老头转身向后望望，高高的冲沙闸还在那里，闸下的水面波澜不惊，如同冰冻了一般，那里就是一个深潭，每年都要淹死人，他还是孩子时就亲眼见过。那一年爹带他下河洗澡，他和几个孩子肚子洗饿了，就爬上岸，站在一块半截埋在土里的巨石上，一边拍着屁股一边跳脚大声唱：“拍，拍麻杆，你的不干我的干！”这时，他无意中瞥见潭水中央人少的地方，一个黑脑袋好像钓鱼的浮标一样，一会儿没入水中，猛又露出水面，接着又沉了下去。他心中疑惑，这是什么鬼水姿势呢？没过多久，一个赤身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子肩膀上搭条毛巾就开始四下呼唤他

的儿子，很快声音里就带了哭腔，好心的人们也都帮着找，不一会儿就有人从河底摸出了一具软绵绵的尸体。那个父亲扑上去嚎啕大哭，一大堆人都不洗澡了，裸着身子围成半圆看那人徒劳地为已经死去的儿子人工呼吸。边上有人注意到，那溺水小孩子的脚脖上箍着四条淤青印儿，好似被手使劲儿攥过一样，有人就压抑着嗓音神秘地说，莫不是遇上水里的东西了，这潭窝从来就没干过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便没人再吭声。幼小的冉老头却抱着爹的腿仰头说：“我刚才看见有人在潭窝中间头一出，还以为在潜水呢。”爹瞪了他一眼训斥说：“就你那话多！以后敢挨挨这潭窝的边儿，腿给你打断！”一年后上学时，爹就给他取了个大名叫冉游子，老师却说，游子游子，那你以后可难指望他守在身边。爹却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就叫冉游回吧。他却知道爹的心意，“游子”其实是白河里司空见惯的水龟的土名儿，在蚊虫飞舞的臭水塘里，在发大水的河渠里，冉游回都见过这种不起眼的小虫子。他还羡慕过生得像大蚊子一般的水龟，在打着漩涡的湍急水面上，洪水冲下的水草、树叶一转眼就被暗流吞没，而生着头发丝般纤细六条腿的水龟却如履平地，在河面上自由畅快飞奔，有时还率性地逆流而上，一眨眼就越过数个水漩，仿佛脚上套着一排轱辘的溜冰鞋。有一回爹在河边石头上洗衣服时，盯着眼前热闹闹的水龟群，瞅了很久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东西好，咋也不会沉底。”冉游回长大了以后果然水性好，两公里宽的白河，他横渡个来回仍然活蹦乱跳，和小伙伴们比赛憋气，别人把头埋在水里，他一个猛子扎到水底，抱块石头在河底打坐，时间长得大家以为他淹毙了，七手八脚将他拽上来，他却一摸拉脸大声叫喊着：“你们耍赖！”有一次冲沙闸放水，四五米宽的水流汹涌而下，与水泥槽相撞，激起滔滔浪花，一个同伴的游泳圈不注意随水漂走，被裹进滚滚波